河汾教

V
A195.776
W48

册 6
卷 6

廣道之不明教襄陵縣學諸生

是月十三日合試襄陵以洪洞浮山趙城太平岳陽曲沃翼城八學之士蒸五百人試襄陵縣爲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爰廣厥說而教之

昔者陽明以知行合一之說詁格物以爲格物者正之於物也正之於物而知乃至謂非行到不能知此其意欲督實行而於大學之序終爲倒行逆施之說也如既已行矣則意已誠矣心已正矣身已修矣國家已齊且治矣天下已平矣又安用誠正以下之六

目也愚嘗謬謂有行前之知有行後之知行前之知開其關行後之知振其全聖人五十而知天命是行後之知也然不可謂十五志學以來不已生而知之此又所謂行前之知矣譬如登山者必至其巔而後知天外三峰之景色然不可謂不先知此山之奇絕不先知其奇絕亦奚爲蹈其峽坪而捫幢以上耶譬如諸生之應制公車者必得雋就宴而後知其榮然亦不可謂不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肯鞭其力於三年茹苦之呻吟耶聖人論道之不行則歸之知與愚註

JAN 6 - 1941

以爲不明故不行也此行前之知與論道之不明則歸之賢不肖註以爲不行故不明也此行後之知與有智之事而後有聖之事者行前之知也堯舜以至孔子止稱聞見而知之者行在其中也是行後之知也易稱仁者見之謂之仁者賢者之過之也知者見之謂之知者知者之過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君子之道鮮矣者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者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者君子之中庸也然乾知大始而坤作成物則行未有不先之以知者久且大而總歸之賢人之德業未有不行而可謂之知者茲所謂合一之說與

廣如有能信教洪洞縣學諸生

試洪洞縣爲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爰

廣厥說而教之

邵子曰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即一手而周身之全象具又吾身之一小天地也諸指皆可屈伸而惟第四指不可伸其不可伸者靜象也蓋拇爲斗象其四指有十二節寔象十二辰以拇衡之如斗之指十二位也第四指之下一位即屬子子北方之位也爲十二辰之首而辰極寔在北是以爲靜象也惟

其靜故用少而稱無名倘其可伸則可得而名者也如按十二節之中則爲十位虛其中二而甲亦起於此葢下一位爲子卽坎位上一位爲庚卽兌位故拇之之小指也則若不足其之食中二指也則若有餘而按之卽正當子位亦可以知數之所自起矣中指之上一位爲午爲巳是真可以定陰陽之位道家以拇按子爲印訣殆不誕周身皆動而惟背靜故稱敦艮亦無名之義靜者常爲動樞故五藏皆繫於背而心寔與背對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又曰洗心退藏

于密是亦吾身之甲子心齋坐忘之妙寔在此故孟子又以失肩背者爲狠疾人也

廣偃之言是教浮山縣學諸生

試浮山縣爲二三子偃之言是也爰廣厥說而教之

邵子曰遇程伯淳不得不少遇司馬君實不得不多蓋人之氣質各別故應之者亦有差聖門惟子路粗嗲故其率爾則哂之其強對則佞之其不可與之解也則矢之其迂聖人也則野之又嘗督之曰久矣由之行詐曰死而無悔者吾不與曰不得其死然蓋由之氣象如此則聖人亦不得不以直律之矣此所謂

強弗友則剛克之者也至子貢則不然其人疏達不免婉以論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及其病也聞歌而入則曰賜爾來何遲也則其達亦可想見矣至曾點舍瑟則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至顏子則並言說不事與之言有終日不違焉已矣文學之士即通禮樂故子游之氣象近文章其爲宰則詢之曰女得人焉爾乎亦甚婉聞絃歌則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既而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其說賜也賢乎哉之語更婉一則矣士誠不應

爲違心之論以佞其師然由之直目聖人曰迂則其不達不文之氣象亦可想見其治國也兵食信有餘恐未可聞絃歌之聲也即其瑟終不免有殺伐之音如北鄙爲聖人所深病聖人獨於偃曰偃之言是又於雍曰雍之言然仲弓之可使南面蓋深於禮樂者也邵子云遇伯淳不得不少者達也文也且幾於顏子之不事言說矣

廣唯堯則天教趙城縣學諸生

試趙城縣爲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爰廣厥說而教之

注謂物之高大莫過於天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言語形容也是此一巍巍者道天德而堯以蕩蕩當之矣又曰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又引尹氏謂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均一巍巍也在天則爲不可名在

堯則爲可名上文則以蕩蕩當巍巍之大下文則巍巍者又蕩蕩者之迹也此豈駢舌於立言者乎愚以爲其成功之巍巍也茲其所以不可名也與而上文原不曾拈德字成功與德豈可析言煥乎其有文章正所以賛其成功也文章兩字從來無耦之者孔子獨以賛堯文章不煥然不足以爲成功成功不巍巍不足見堯之大之不可名也然堯之大所以獨巍且煥者其惟公天下而任舜之效與

廣不困不疚教太平縣學諸生

試太平縣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爰廣厥說而教之

昔者朱子之格物致知凡事皆欲先求一定之理以爲典要於是由一善以求之萬善吾不知物何日格盡知何日致至以築誠意之門庭而天下之事果皆可以典要求之與陽明所謂如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得以考諸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自求其心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之是可以得

孔氏前定之說言事行道葢一步深一步而推言之然所謂前定者非言事行道各一定又非言言事事行行道道各一一定之以典要也即所謂知止而定者矣定則靜安而自能慮焉矣即所謂知至而誠意者矣意誠則心正身修而自能齊治平焉矣知止者物格知至之謂也定者意誠之謂也靜者心正之謂也安者身修之謂也慮者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也則前定之定於一定於誠也聖學信止有此一宗也易曰修詞立其誠是爲言前定也貞固足以幹事是爲事前定也忠信所以進德也是爲行前定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是爲道前定也道前定其總乎而言事行統是矣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必先有以一之而後可以權輕重之宜於擬議變化間也世人不知道不知誠而日營營於言與事之間前定之機權術數以待之此其胸中不勝其勞且拙乎而惡乎其爲行之以一也

廣不賢識小教岳陽縣學諸生

試岳陽縣爲不賢者識其小者爰廣厥說而教之自來有大小之二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凡形上之道是學者則爲識大之大賢形下之器是學者則爲識小之小賢莊子方術之論幾於見其大者其說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

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又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淳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公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味莊子之言則以內聖外王之學爲不可裂之道術者也故其

初即云聖有所生王有所成信可謂見聖人之大者雖其以道德爲聖人以仁義爲君子不知仁義之即道德然謂聖人以天爲宗而若以爲兼天人神人至人之全者良亦卓矣葢謂六經之學世或不能盡其全而六經之後道術遂裂似未嘗詭於孔子也善哉莊子之可與游於聖人之大乎是知內聖外王之學則賢者之所識之大也百家衆技之學則不賢者所識之小也以大爲賢則小者不可謂之賢矣故曰不賢以大者爲大賢則小者不可不謂之小賢矣孔子

者以道挈器而一以貫之者也易象有大小則畜過有壯焉而繫詩雅有大小則明旻宛弁焉而誦三代之學兼大小則八歲十五焉而入而學記稱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孔子獨於堯舜稱大道之行焉即三代尚謂之大道之隱曰小道可觀君子不爲則道器之辨久矣獨大堯之爲君而於舜稱大德曰大德者必得其祿位名壽而受命受命者不官之謂也皐陶之所謂日宣三德者夙夜浚明有家而大夫日嚴祗敬六德者亮采有邦而諸侯然則撫五辰凝庶績者非

九德不可大德則九兼之矣故曰不官是故大人之學謂之大學學大道者也小學者學稼圃之小人焉矣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謂之大人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者孔子則謂之小人而學之大小良有區別學記又云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者此之謂也百家之馳於器也而或以詞章或以訓詁或以才智或以技藝大道於是乎終隱聖人未嘗不貫之於形下之器貫之以道焉已矣易之大畜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大小兼識之而其象爲天在山中所謂以天爲宗兆於變化之聖人請以歸之孔氏

廣切磋琢磨教曲沃縣學諸生

試曲沃縣爲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爰廣厥說而教之

注云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而周官太宰九職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注云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草

曰剥羽曰析則切磋琢磨截然爲四工之事矣愚謂
珠稱切則采之於珠孔之其腹皆可稱切也長楊賦
云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者道其采之也戰
國策稱貫珠者在堂下道其孔之也玉稱琢則采之
於璞汰之其肉皆可稱琢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
恐其見斧鑿痕者道其采之也詩曰金玉其相追琢
其章金曰追玉曰琢蓋道其汰之也意者珠之肌細
止切之而可無事於磋耶象則切而不能不磋繼之
耶玉之理縝止琢之而可無事於磨耶石則琢而不

能不磨繼之耶其於學珠玉蓋如中人以上者焉薄
用其力而已精矣其生質固天然特薄裁成之而可
矣象石蓋如困質勉行者焉非人一已百人十已十
而不克逮其質固不可以珠玉方之矣象亦骨也角
亦骨也蜂亦骨也珠房於骨而精焉者也璞亦石也
玉房於石而精焉者也故琢從玉磨從石其字義若
有差別矣然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注引邵
程之說以爲兩玉不相磨必以石磨之而後可以成
器如善人之困衡於惡人也是玉亦待於磨之矣又

意者攻玉之礱非如攻木攻金攻皮之攻與特所謂石雖惡而韞玉可以攻而取之與玆所謂憎當知其美也考工記攻木之攻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然玉不言攻也止稱刮摩之工五則玉柳雕矢磬而玉冠之至玉人之事不言所以治之者而磬寔兼玉石二種磬氏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已上者聲清而太上也已下者聲濁而太下也摩者摩鑢之也則磨之功玉固有之特以沙而不以石耳又意者沙亦可以稱石乎然珠之無待於磋卓矣是以朱註稱骨角而不及珠其於學則生質之美如珠玉者即或不可無磋磨但精而益進之精者固自有珠玉之琢磨但不如骨石之苦耳而孔子之於顏子何事諄諄命之矣

廣上下揖授教翼城縣學諸生

試翼城縣爲上如揖下如授爰廣厥說而教之

註云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者謂未嘗有上下也葢從上視之如揖從下視之如授而諸生之爲文則稱有時而上有時而下如此則安得爲手與心齊而平衡之執乎詩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注云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與此文勢正相似豈所謂有時而輊有時而軒者乎是不前不

後之謂安也不上不下之謂衡也如云時而上時而下是不爲邾隱公與魯定公乎昔者邾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瞽也驕近亂瞽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君子徵賜之言中知聖人之手容之爲化工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夫吉尚左凶尚右聖人之有時而左右者所謂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

有之者也則聖人謂治天下之如視諸掌也亶其然乎今天下有南北之禮矣南人揖尚右其行坐則尚左如北北人病南人之尚右也曰國家立官左加於右彼柰何尚右嘻南人亦未嘗尚右也特其所謂左者未審耳北人以手爲左右南人以地爲左右今朝班文列東武列西是非東左而西右乎禮稱東海爲左海是亦以前後左右爲南北東西也如以南人爲尚右則坐與行奚而不右然夫子不以東階之上爲在阼西階之上爲賓之乎則揖之於階上而賓在西

者以手之左爲左也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阼階爲主人之位則客位非西階乎以手爲左右則室不必皆南向而禮負南人明以阼階爲客位則是尚右而行凶禮矣朝班之文武分者東西也非左右也文象春生武象秋殺是以列東西非以東爲左也東西定者也左右活者也東西以方左右以手昔者孔子從老聃助葬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注云北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是北向者以東爲右也審矣豈有車書一家之天下而南北各一禮者議禮者尚裁之以先王之定體乎毋漫然於左右東西塗於方與手之辨也

廣通月教襄陵縣等八學諸生

易試目爲爲通爲月爰廣厥說而教之

觀水之通不在流而在坎坎重坎也水洊至曰習坎坎而習之終無能坎者水不能保地中峽者墳者之不坎而能保其習之也習則通君子之自有生以來即行乎坎之遠矣葢天一生水而八卦之位西北之乾次而爲正北之坎是天一生水之象也是即訟卦象也人生而靜以上純乎天一生而有氣質則有理欲之交爭而爲坎天與水違行者也遂成訟象訟也

者理欲之交爭也習也者鳥雛數飛之義也禮云鳶乃學習聖人觀水之善處坎也而目之以習水柔也而石可穿習也惡乎善習而有能坎之者故聖人以時習爲學之第一義坤之爻曰不習无不利是習之詁爲熟之之義也君子自齊家應世以往又行乎事變之坎而是非榮辱利害死生之八者交至是又一坎也矢與水違行而不能不訟焉者也亦在習之而已矣習則通非人通我有所以通之者也通與月[illegible]虛實有本末不可平稱而諸生並舉之者非[illegible]

及月者月卽水之從來處也其性也火出於日水出於月故陽燧方諸收其功君子觀月而知水之所從來則已發之情信不得不先養之於未發之性矣愚嘗謂日月者寒暑之宗也有月而無日則天下人應當躁殺有日而無月則天下人應當凜殺陰陽相制而人遂葆冲和之氣故水之晝減而夜增者以從月也江海之潮汐亦應月者也蚌兎之應月亦以爲陰宗也

廣石鈞教襄陵縣等八學諸生

書試目爲關石和鈞爰廣厥說而教之

舜巡守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度量衡生於律者也律生於曆者也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是審度而度長短出黃鍾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審量而量多少出黃鍾黃鍾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是平衡而權輕重出黃鍾十二律生於十二辰者也是以先協時月正日也五子歌禹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石之關而通鈞之和而平也所謂同之也百二十斤爲石者所謂四鈞爲石鈞三十斤而稱五權之最重者也注稱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權衡又法度之所出故稱鈞石焉愚按五行之應東動也陽氣動物於中春蠢也物蠢生乃運動本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南任也陽氣任養

物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西遷也陽氣遷落萬物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金從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北伏也陽氣伏於下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中央者陰陽之經緯通達乃能爲端直也於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而鈞之起於數數者一十百千萬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訖也規矩準繩者所以制器者也

權衡度量者所以揆物者也聖人之所竭耳目之力以前民用者也故武王代商首亦謹權量王制八政度量數制居其四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右角斗甬正權概仲秋亦云法虞巡也王者之所以持平天下在權衡莊子不功聖人而尤聖人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激於世之矯僞而爲言宜韓子原道之罪之也權衡者天爲之莊子不知天故欲剖折之以還於混沌之無事天官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第四星謂之權第五

星謂之衡自第一至第四謂之魁自第五至第七謂之杓杓攜龍魁枕參首而微殷南斗建夜半而下當中州河濟之間天地之中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非人世之權量聖人寔尚其象以制器者與南宮朱鳥亦云權衡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太微三光之廷也軒轅十七星黃龍之體也故候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填星色黃而九芒音曰黃鍾太紫之二垣天之帝位故曰權衡之所從出者天也是以

帝王位大寶而操之柄曰御世之權法北斗天權天衡所以制列宿者也聖人中萬物之帝則亦曰可立而可權斗中央而指十二辰運焉聖人之心法亦出諸此也而權於五行爲水四序爲冬是十二辰之首當冬至子之半稱天根肆乃德始於智而權又揆物之主與

廣辟國教襄陵縣等八學諸生

詩試目爲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雖今之人不尚有舊爰廣厥說而教之

昔者有苗不格禹征之三旬而苗民逆命舜以爲兵力不必遂也歲月不必持也班師而舞干羽於兩階三旬有苗格是詘力之與詘心效不侔文王之假弓矢而伯雖伐密伐崇一再用武亦未嘗遂其兵力而其所以風行二南者則周公左召公右陝東主之以

周公而稱周南陝西主之以召公而稱召南虞芮質厥成而歸之者四十國遂至三分有二非以兵力收之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國茲豈顓以武收功者乎向使武王不伐紂紂亦必至於衆叛親離而自亡特不忍百姓之烹屠而速數日耳戰國七雄相啖如魚蟹之互持而孟子特以反手易之者有以收人心而控之不必善戰如孫吳也諸葛武侯當吳魏之際殫智窮力以至於志決身殲軍務勞而終不能以食少事繁之身相持久愚謬意其布化施仁之力微不勝其用武之勤與文王辟國之道或少異武侯没而蜀遂亡者格心致主之術未暇也向使武侯以其全格君心而撫百姓即不一統亦何至身亡而蜀繼之辟國之果不全繫於用武也

廣逆后教襄陵縣等八學諸生

春秋試目爲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九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襄公十有五年爰廣厥說而教之

左氏以祭公之逆后爲禮而胡氏非之云三公之貴而使之命曾侯以婚姻之事是輕師傅之官也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卿往而公監之可也劉夏之逆王后于齊公穀以爲過我故志之胡氏以爲士而逆后是輕后也夫輕公之與輕后其失鈞愚以爲后之貴母天下者也公雖貴逆天下之母后未

遽輕師傳也而春秋譏之者公冠諸侯者也而使於諸侯是侯躋公也僉曾主后之謀其典重然使於曾則不可逆王后其典重然后在紀而使逆之則不可嫌於尊侯而役公耳公而逆后於侯氏尚不可況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乎故春秋者制事之權衡仁之至義之盡也

廣立賓教襄陵縣等八學諸生

禮記試目爲立賓以象天爰廣其說而教之

禮曰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立賓象三光也讓之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又以爲天地之義氣始西南而盛西北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天地之盛德始東北而盛東南故坐主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又曰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

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愚於是知聖學之果在於律天也聖人之作易先立乾坤爲父毋賓主之象也三賓者震坎艮之象也賓西北乾之位也主東南巽之位也介西南坤之位也僎東北艮之位也天地日月又先天乾坤坎離之位也豈直禮而已書有四代以律四時詩有四始亦以律四時書百篇日百刻之象也詩三百歲三百日之象也春秋十二公十二月之象也二百四十有二年二十四氣之象也聖人舍天而將焉所取法以制作耶吾與汝既生於天地之間則宜一一取法於天地之陰陽是爲聖宗而佛氏之棄禮而不知返者逆天道之自然矣

廣火體教襄陵縣等八學諸生

論試目爲天地有無火體爰廣厥說而教之

邵子曰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而注以爲天火有二雷火飛火天火也陽燧之火天交於地之火也地火有二石火木火地火也野鬼之火地交於天之火也愚以爲天火日地火木火生於木而傳於木故有體也日運於天而火之所從出者故無體也唯水亦然月其無體之水也孔子之賛易離之象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人之生也形本乎地而性來乎

天者也形有體之人也性無體之人也知水火之功而不知日月爲寒暑之宗可乎水晝減而夜增日月之分行也陰陽應從其類也陽燧方諸之可取水火於天然後知日月之果爲無體之水火也然則功業附乎地而精神麗乎天亦不易之說也